

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

老年玩具店里,很多东西都是大号的。这里出售大号扑克牌、大号跳棋,一款阅读灯自带放大镜,就连店铺招牌上的字号,都比隔壁的招牌大了一倍。

在北京通州开了“老有所玩”玩具店后,41岁的店主宋德龙打开了一扇通往老年世界的门。附近的老人常来光顾,他们大多跟随子女定居北京。他忽然成了一位听众,有的顾客会拉着他聊天,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。他记得常客的名字以及他们最近的烦心事。一位顾客总用店里的一个搪瓷杯喝水,久而久之,这杯子成了他的专属。

一位60多岁的顾客,结账输入金额时一直嘟囔。宋德龙一看,这位顾客把支付金额输成了123456,而那是她的支付密码。

宋德龙特意选在2020年10月25日试营业,那天是重阳节。第一位顾客是附近一位50多岁的居民,想给家里88岁的老人买一款玩起来不费脑的玩具。

几个月里,有老人坐1个多小时公交车来买小时候玩过的滚铁环,也有不少人来给长辈买玩具,一个年轻人到这里给95岁的爷爷选购生日礼物。但是,有的人只是习惯来到这里坐一坐。

59岁的曹海晨什么都不爱玩,就爱坐着,这儿有人。他解释。

开玩具店前,宋德龙从事广告销售业。除了卖玩具,他希望店铺成为老人的星巴克,一个像星巴克咖啡店那样具有标识性、老人主动聚集的公共空间。

市场

早在2010年,宋德龙就有开老年玩具店的想法。当时,他给电视台的老龄栏目找广告商,发现市场上的老年产品多是保健品、药品、生活用品,唯独缺少玩的东西。

2019年年末,宋德龙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项数据:中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,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,占比18.1%。他觉得不能再等了。

开店前,宋德龙咨询过不少人,很多人看好这个事情。他在网上搜索发现,外地开过老年玩具店,但玩具只有几十种,他愈发觉得有市场。

他在国内没有找到专门生产老年玩具的厂商,只能在网上搜索“中国古典益智玩具”。老人以前玩的玩具等关键词,找适合的商品。他从3000多家生产商那里淘来400多种玩具,将其分为“怀旧益智”“生活实用”等20多种,摆放了5个货架。

家住北京西五环附近的郑先生开了很久的车带着89岁的母亲来选购玩具。郑先生说,母亲在家待久了就烦躁,他想给母亲买些玩具打发时间。

为了找老人玩具,郑先生去过一家老年用品店,但那里只卖轮椅、拐杖等生活用品。另一家“老年生活馆”,只卖鞋帽、黄金和护肤品。他还去过几家“养老驿站”咨询,得知是从儿童玩具店进的货。直到后来,他在网上搜到了宋德龙的店。

广东一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出差,看到新闻里提到这家玩具店,顺便来采购。他买了8种玩具,有考验记忆力的“记忆棋”“钓鱼棋”,也有要求多动脑子的“解钥匙”。

虽然有很多人买玩具,但宋德龙粗略统计,开业以来日均销售20单,收入只够房租一半。国内对老年玩具认识不足,有路人以为这里是麻将馆或老年活动中心,进门就问哪里是收费,还有人以为这里销售的是老年情趣用品。

市场得培养。为了推广店铺,他组织附近小区的老人来参加游戏比赛,并联系通州区社会工作师协会,最终70人参加,项目分投篮、室内高尔夫球两项,奖品是找生产商赞助的,有智能拐杖、痒痒挠、大号扑克牌。

日子

开店前,宋德龙就想好,不仅卖玩具,也供老人休闲。店里常备免费热水和茶叶,老人可以玩玩具,也可以下棋、打台球。打室内高尔夫球。怕老人摔倒,店里的地板砖是防滑的。常客里,有人接完放学的孙子,就会来玩儿会。有的闲着无聊,一天来三次。还有的专程打台球,玩一会再回家照着孙女。85岁的房树琴喜欢下跳棋,一下两三个小时。

她是吉林人,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佳木斯一家造纸厂工作。丈夫因病去世,她退休后,1993年来到北京,帮着

□ 杨杰

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所有关系,几乎都在微信群里得到展现。几年前,我有个保存群的毛病,今天翻看,群聊90个,再加上有些没保存的,我微信上至少有上百个群。

这里有学习群、团购群、二手货转卖群、福利群、杀群、夸夸群、表情包交流群;还有班级群、年级群、校友群、小区群、家长群以及终身会员的亲友群;再加上某次饭局、某个活动面对面建的群,小红点争先恐后地蹦到眼前,让你感觉与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有人测算过,一个群的活跃时间大概是3到6个月,群再多,也有消停的那天。费劲巴拉组起的同学同学群经过一番忆苦思甜和想过去看今朝后,慢慢只剩下早上好、生日快乐和越来越频繁的拉票,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免打扰,成为群里的活化石。亲友群虽然一直活跃,但你也学会了屏蔽养生谣言、熟练运用中老年表



一位老人在玩“空灵鼓”。

照顾在哥哥家住着的父亲。后来,三女儿在北京定居,她也在這扎下了根。

她闲不住,以前,北京哪条地铁线开通,她都要去坐,看看途经哪些站。她还常去电视台当观众“凑热闹”,一周至少去一次,节目录制场地遍布北京,她坐着公交车跑遍了北京城,最远的在大兴,过去要坐两个小时公交车。她甚至从观众里交到了朋友,对方常送她蔬菜瓜果。这几年,她常跟女儿去国外玩,走了10个国家,手机里保存了在各大大景点拍的照片。

但从前年开始,她发现自己腿脚越来越不灵光。以前听人家说“人老腿先老”,她不明白,现在她站一会儿就腿疼,走几步就累,她开始不敢一个人坐公交车,去电视台当观众的习惯也停了。

2018年,女儿女婿陪她去西班牙练足球,至今没回来。她一人住在140平方米房子里。孩子们出钱给她雇保姆,4000多元一个月,她嫌贵,半个月就把保姆解雇了。

女儿又在网上找租户,想着跟她做个伴。租房的是个姑娘,每天一大早出门,深夜才到家,房树琴感慨“有个伴还看不见”。一年后,租客也搬走了。

多数时候她都闲得无聊。有一次,跟小区一个邻居聊天,听说对方有个20多岁的闺女没对象,她把30多岁的外孙从天津叫来,让俩年轻人见面,但之后就没了下文。她又去中山公园物色。前前后后,她给外孙介绍不下10个对象,都没成。

玩具店开业后,她成了常客。

曹海晨以前住在河北廊坊市香河县,是个电工,后来跟儿子住到了北京。但他总觉得北京不如香河好。香河的小区出了门就是农贸市场,而且清静,这边房子紧邻大路,车来车往到晚上也不消停。

他怀念香河:小区有老年活动中心,老人可以打麻将、下象棋、打乒乓球。居民常互相串门。每到节日,物业都组织活动,正月十五猜灯谜,端午节包粽子,一年还组织两次免费短途旅游,目的地包括密云水库、八达岭长城、白洋淀。来了北京,曹海晨谁也不认识,也没地方可去。为了打发时间,他每天吃完早饭去京杭大运河边溜达一圈,走完要用四五个小时,走累了就找人钓鱼,瞧一瞧热闹。

曹海晨还怀念以前的农村生活,人们关系亲近,你假说两口子都上班走了,这孩子肚子什么有了病了,你甭操心,就(有人)给你送医院给你瞧瞧,完了你回来再找孩子去,这都是顺理成章的。到这个地方,没有那种人情味儿。他理想中的晚年生活是在山里一待,养几头牛,天一亮就去放牛,晚上再回来,自在。儿子带他出国旅游,他吃不惯外国菜,总觉得哪里都比不上老家。

我看

情包在节假日准时送上祝福,一般不会被七大姑八大姨打扰。

唯独有一种群,它逃不开、躲不掉,不能退出且常占据最大内存。大大小小的工作群。每一个工作群就像一间永不散会的会议室。

你是否曾经逐条读完群里300条信息以防止错过和自己有关的任务分配?你是否把吐槽同事的话确认再三以防手抖发到公司群里?你的置顶聊天是否只有两个,一个是文件传输助手,一个是部门工作群?

据《半月谈》报道,中部某县一名大学生村官被加了120多个微信工作群。微信工作群就像时刻在开会。有基

他喜欢游泳,儿子花6000元给他买了健身卡,健身房就在楼下,他只去了两次,游泳池里男女老少一群人,他听着烦。健身房的跑步机他也不习惯,怪没劲。他宁愿去运河边溜达。

孩子

老人们喜欢跟宋德龙聊天。和儿女没法倾诉的心事,都在这里吐露了出来。曹海晨来北京是为了照顾孙子,但今年37岁的儿子一直不想要孩子。他劝过,儿子说养孩子太累。

曹海晨眼见不动儿子,只能干着急,老人都愿意有给“看坟头”的。最起码你辈辈留个小子给“看坟头”。他在玩具店说。

人家来到北京,没人要那“看坟头”的了。58岁的王淑英接过话茬说。王淑英常带孙女来店里玩。她是河北沧州人,从孙女出生起就来了北京,转眼孙女快3岁了。

偶然看见这里开了一家玩具店,她每天吃完饭来逛一圈,有时玩儿投篮、转手绢。人多时,就打扑克、下跳棋。

不少人家都雇了保姆,王淑英没让孩子雇保姆,自己一个人照顾孩子、做饭、打扫卫生,说起带孙女,她很自豪,我小孙女长到两岁多没闹一点毛病。

王淑英的心愿是再抱个孙子。在她的老家,受传统观念影响,生男孩的家庭在村里腰板挺得直,没有男孩“传宗接代”,你就感觉自己抬不起头来。儿媳单位的产假等福利很好,但儿媳不愿生,说操心的产假已经够累,养两个孩子精力不够。儿媳还说,以后孩子教育问题你们也管不了。她一听没话说。

因为这事,她暗自纠结了一年多,天天不开心。她有个女儿在保定,她劝女儿生了二孩。现在,女儿常跟她说带孩子累,一有情绪就冲她发牢骚,有一次哭了起来,说要“累死了”。

她不敢再劝儿媳要二孩。儿媳今后也有可能埋怨自己。



铁皮玩具。



老人和孙子在店里玩。



一对祖孙在玩“弹力软轴乒乓球训练器”。

我想不合群

层工作人员说,微信群里一会儿就有几百条信息,稍不注意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有基层政府出台规定,对微信群作出多项限制: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建一个工作群,发言要有内容,不得随意刷屏,原则上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,因专项工作组建的微信群在结束工作后应及时解散。但不少基层干部大多都有这样的经历:早上到单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看有没有重要通知,从上到下下一个点开各种工作群,此项工作完成大概需要20分钟甚至更久。

干部们在工作群里晒出工作照,证明进行了实地调研,有些时候,甚至需要专门安排人保存群里的领导特写。对于有些

人来说,微信群就是永远填不满的文件夹和工作量,还时时不时发“玫瑰体”,只要领导在群里有任何发言,赶紧献出玫瑰表情。

如果你是一个小老板,你的工作群可能有工业园群、社区群、工会群、消防群、工商管理群;假如你是一名合格的社畜,你有庞大到每个红包都是几分钱的“公司大群”“部门小群”“项目群”“策划群”“牵线群”“临时群”“新人群”,几乎穷尽了同事之间各种人际关系组合,像一个4人宿舍有5个微信群。

你在每个群里扮演着不同角色,有时张罗大局,有时安静如鸡,情深意浓地说着大话、套话、真心话。有人说,在一个

不能把教学内容印成文字,她去书店买,今天忘了翻一翻,十次就记住了。

在一篇有关“老年数字鸿沟”的论文中,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晨燕指出,老人对信息科技相关的生活掌控能力下降,将造成新的社会排斥和不平等。比如,老人更容易成为网络谣言、网络诈骗的受害者。

房树琴常接到陌生人的电话。有推销者给她打电话,介绍一家郊区的养老院,她坐对方的车过去一看,是个养殖场,上百位老人被领到一间屋子里,被推销“蜂王浆”产品。宣讲者称还在新疆建了分厂,厂子在和田玉开发区。附近,随后拿出一大棵玉白菜,称不到2万元。

房树琴刷卡5000元,买了4盒蜂王浆和一棵玉白菜,回家后跟楼上楼下的邻居炫耀“今儿赚大发了”。过了几天,她一寻思有点心疼。每月退休工资才3350元,又要求退货,钱被如数退回。

她接连收到过保健品公司寄来的产品手册和收音机,有号称“化痰化脂”的“紫苏中药油”,有特别研发的“阿胶首款原研国药东阿长寿方”,还有“称能逆转和预防致命疾病的”“女媧神草”复合绞股蓝营养餐,房树琴花4000元买了4盒这种营养餐,喝了一盒感觉味道不对,把剩的3盒退了。

宋德龙也遇到过这样的推销者。对方是大连一家保健品的销售经理,想跟他合作,租用店里的一块场地,定时给老人讲课,最好店铺招牌上也挂上保健品的名字。宋德龙拒绝了,说自己定位很清楚,就是卖老年玩具。

未来自来

在玩具店,老人们会聊起未来。有一天卧床不起、走不动了怎么办?

房树琴给自己物色过养老院。她在超市收到一家养老院的传单,跟着对方的车去看,一层楼都是新装修的房子,交6万元能住5年。她跟三个女儿轮流征求意见。她们觉得这事不太靠谱,嘱咐她不要被骗。后来,有朋友给她看另一家养老院的视频,老人们在里面唱歌、拉手风琴,她很羡慕,但一想这样的养老院每月交费肯定很高,她没再打听。

69岁的白贵玉不太敢想这个问题,她一直未婚,一人住在玩具店对面的小区。她在这里买过一副大号扑克牌、一个串珠手工包。他其实不需要玩具,只是觉得老板开店不容易,消费是为表示支持。

多数时间,白贵玉都在家里“搞发明”。据他说,他设计过飞机发动机的模型,并得过了奖。他为治理沙漠设计过专门的设备,但由于财力不够,做到一半就放弃了。他还发明过一款不吸水的游泳衣,并申请过专利,但推销不出去,还要付专利维持费,把专利又注销了。

白贵玉年轻时曾在北京星海钢琴厂修乐器,阴差阳错,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。

如今他即将70岁,常看电视里一个老人相亲节目,发现好多老太太找对象都有物质要求,有人说得先给自己儿子买套房,才能往下谈。白贵玉感觉社会越来越看重物质,对找到对象不抱什么期望。

一生未婚,白贵玉觉得有些遗憾,追求幸福,追求一生最终活得幸福生活的旁观者。他在博客里写,偶尔有网友叫他“爸爸”,他幸福得几天不知所知。

但回忆这些年,白贵玉觉得很充实,家里有七八台照相机,记录着他日常生活的点滴。他在家种过西瓜、冬瓜、葫芦,绿色的藤爬满了阳台的护栏。

前几年,白贵玉常在家上网问答案网站上

答题,多是电力知识方面的问题。2010年,富士康工厂发生14起工人跳楼事件,他感觉很痛心,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助别人,想到了上网答题,不管他提什么问题,我用我的知识来帮他帮助。

6年多来,白贵玉答过2.2万多道题,收到过不少平台的奖品,有指甲刀、U盘。后来,他找不到登录密码,答题就停了。

白贵玉担心以后走不动怎么办。有一次,他洗澡时摔倒,脑袋撞到马桶盖,晕了过去,后来花洒的凉水把他冲醒。那之后,他在卧室门口设计了一个自动报警器,若自己动弹不得,只要卧室24小时不开门,就自动给亲人打电话。但设计完后,白贵玉又觉得丧气,这东西就是给你死了之后预备的东西你不烦吗?

白贵玉还把摄像头安装在阳台上想着以后不能动了,通过摄像头看看外面。他前后买了很多摄像头都不满意,因为看得不够远,也不够清晰。摄像头最便宜的五六十元,最贵的七八百元,最近买的一个能看到窗户对面300米外居民楼上的人。

房树琴给白贵玉支招儿:把摄像头对着屋里,给外面人直播自己屋内的情况,人家一看这老头今天没自拍(就进屋来找你)。话音刚落,在场的几个老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独居的白贵玉越来越注重维护邻里关系,他跟小区一个维修电脑的人成为朋友,家里电灯泡、电脑出故障,花盆搬不动,他就请对方来帮忙,作为回报,他常给对方女儿买零食吃。

也有养老机构找宋德龙谈合作。一位自称是天津一家养老院的“营销总监”找宋德龙推荐顾客,许诺一个月能赚10万元。此人说养老院里很高级,还有先进的医疗设备,可以免费体检,还能通过换血的方式让老人变年轻,一次换血费10万元。宋德龙一听要忽悠老人换血,把对方打发了。一家知名养老机构说,他们正在打造“旅游养老”模式,希望宋德龙给他们介绍老人过去体验,可以从手中拿提成,也被拒绝了。

宋德龙把全部心思放在找玩具上。他还没摸出老人感兴趣的玩具。店里有一款智能拐杖,能照明、听音乐,老人跌倒了还能报警,他以为有销路,把海报贴在门口,但无人问津。他还进过集暖手、照明、玩手机于一体的手掌大小的充电宝,也没人买。

店内销量冠军是一款35元的“弹力软轴乒乓球训练器”。这款玩具不占空间,盘子大小的金属底座上插着一根高弹力转轴,轴顶端插着一个乒乓球。不少老人买回家和子孙孙女一起玩。

一位顾客跟宋德龙商量,家里有乒乓球,只买杆成不成?

很多老人舍不得花钱,你标多少钱他都觉得贵。标价10元的玩具,仍然有人讨价还价。

很多时候,宋德龙需要教会顾客怎么玩。他发现,多数顾客都希望买到玩起来不费劲的玩具。他给很多人介绍过一款复杂一些的玩具,但老人们玩一会没有成就放弃了。房树琴第一次到店里时,对什么都感到新奇,跟着老板学玩“九连环”,第一天学会了,第二天又忘了。

还有顾客建议,摆两桌麻将,宋德龙说麻将到处都有,玩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。

一些不属于玩具店的物件,也出现在店里。如茶具、老磁带。房树琴拿来家里不用的手串、耳钉,让宋德龙帮着出售,没人买就在这搁着吧!白贵玉送来几本无线杂志,感兴趣的顾客可以翻着看看。

宋德龙希望他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。能有更多老人开老年玩具店,老人们的娱乐需求得到更多重视。他计划开网店,开拓更大市场。他想注册一个视频号,直播店里的老人聊天,让更多人关注老人的生活。今年春节,他打算照常营业,店里的花鸟鱼都需要人照顾,有的老人,没有子女在身边,也能像平时一样到店玩玩。

活有地铁门区隔,而微信群是一个关不上还一直咣咣咣的,谁能随时进来打扰你的工作,干涉你的生活。我和我的工作,一刻也不能分隔。

据媒体报道,2018年,宁波某饮品店的店长王女士就因为睡得太早,没有按照单位负责人的要求在10分钟内回复消息,遭到辞退;长沙某酒吧品牌部组长在群里通知事情,一位员工回复了OK手势被开除。

有时候,下班时间里工作群的消息打着“通知”的名头,看上去没有让人立刻坐回电脑前加班,实际行动却是下了紧箍咒。人一旦意识到有工作在身后,即便休息时也很难卸下头脑中的工作。也许领导只是偶尔想起一件事,发条微信嘱咐一句,没想到会对战战兢兢的下属造成心理压力,足够破坏一个完美的周六早晨。

结果就是,要么负责任地在休息时间加班,要么,不负责任地在休息时间里焦虑。

我们加了这么多群,热热闹闹,但何时才能收获群消息免打扰的自由?